

## 論

## 同舟共濟不必鬥爭

程文熙

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宇宙觀，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因此，在德性上，養成最能包容的氣度。自從佛教輸入，闢揚了「佛、佛性、衆生、三無差別」的平等觀，同時以「六度」之一的「忍辱」，爲待人處世的基本態度，更增進了原來的保守性，更加重了原來趨向於和平的生活態度。富於保守，於是少欲知足。傾向和平，於是與人無爭。假若世人都能如此，則這個世界，也不就是理想的好的世界麼？

不幸時至今日，保守變成浮燥，和平變成鬭爭。善惡不分，是非不明，你要「民胞物與」，他要「打倒孔家店」。你要「平等一如」，他要唯我是主。中國的「貧」「愚」「弱」，內因道德衰落；外受強暴侵凌，不在此內外兩因追究，偏要把這些罪過，放在孔家店和佛教的頭上，這豈不是荒謬？這豈不是爲外人所窃笑的民族大悲劇！

憑良心說，要打倒孔家店和佛教的人，要改造文化，希望國家強盛，都不是壞的動機，原是好意。如何改造？如何圖強？是有其重心所在的。這個重心，就是「國家本位」，「民主政治」，「平等經濟」。儒家並不反對民主和科學，又何妨「德謨克拉西」和「賽因斯」之來？可是孔家店受了傷，而「德」先生和「賽」先生，也並沒有真正的到來。在民族精神上，却搞成真空！佛教把外道也同視爲衆生，這個世界是凡聖同居的。把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同去感化，又何妨其他宗教之來？然而中國家庭，父母子女，一門四教，投下貌合神離的暗影。在宗教信仰上，却又搞得七零八散了！

改造不成，圖強不成。一個國家，反而在民族精神上，陷於真空；反而在宗教信仰上，陷於零亂。會有一個什麼後果，不難測知！想傾向西方的人，也會有人感到啼笑皆非的。

自由中國的宗教，在民間很發達，但在報紙上，既不是重要消息，也少刊載。記者先生不易下筆，有時說到「父是多神教，母拜觀音，子入基督，女信天主」，不過感慨萬千而已。但最近却有一個偉大記載，就是山地籍省議員高瀛清先生在省議會席上的發言。

嘉義「商工日報」本年七月十一日第二版載：

（中央社臺北十日電）山地籍省議員高瀛清十日在省議會詢問時曾提醒政府切實注意由於各種宗教相競在山地傳教所造成的山地社會風氣的低落現象。他說：光復後各種宗教教會紛紛派傳教師深入山地

傳教，因此山地村落教堂林立，這固然是好現象，但是因此而造成的各種反常現象是應該注意與糾正的。他舉例說：（一）一個山地村落裡有數個教堂，平時互相競爭吸收信徒，因此山胞之間因宗教派系常生摩擦，甚至選舉時也利用教派演成政治上的對立。（二）教會利用救濟物資吸收信徒，影響山胞自力更生的風氣。（三）教會集會時間及次數太多，影響山胞生產。（四）信徒樂捐多，增加山胞負擔。社會處處長傅震答覆說：高議員所指出的各點，都是事實。但是山地行政及宗教並非社會處主管，這些意見將轉告民政廳注意糾正。

這一個很有價值的消息，遍看南北的其他報紙，並沒有發現，僅這個民營的小報（報並不小因爲沒有大的力量故暫用小字）刊佈，真是彌足珍貴。我們崇拜高議員愛國家愛民族的大智大勇之言，我們敬佩傅處長秉公斷處的無畏精神，我們感嘆中央社及其記者對於此案在採訪和發佈的周博和公正，我們更要讚美商工日報在報導上的開明之抉擇。就此新聞而論，使山胞苦擾者，並非佛教。因爲佛教素來不以任何誘惑而迫「強信」。山地如此，平地如何？就這一事態去研討，是有其嚴重性，也是不勝其說的。

宗教是自由去信仰的，應該各信各的，不要強人所難。好的宗教信徒，都能束身攝心的安身立命。不幸的是另外有些下流的教徒，不自修養，不是存有偏私的「我見」「身見」「斷見」，他人皆非，惟我獨是的要優估一切，便是有恃無恐，甘作財物的驅使，拿錢來收買人家的祖宗牌位，那是交易行爲，我們不須干涉。至於侵害到佛教的道場，危及佛教的尊嚴，在行動上超越了範圍，那是在人情在國法，都不許可的。佛教徒不一定個個受了「忍辱」的修養，可以任意欺壓。搞的不像話，會招致自衛者的反擊的。佛教徒不會瘋狂，假若有了反擊，那是「挑戰」者逼迫出來的。

現在世界上，有三類民族。一是進化最晚的民族，知能很低。一是開化最早的民族，重於保守，樂好和平。一是新興方盛的民族，自視爲高等，而視前二者爲劣等，甚至壓迫或剪滅前二者。我們中華民族是開化最早的一個民族，過去也會強盛，自己也會有很多發明。今天美國人還在羨慕中國的大家庭生活，是人類的一種美德。我們自己不會溫故知新，一部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以及其他許多有關農業的專書，今天美國科學家却拿來研究。然而，國人自暴自棄，數典忘祖，都以爲是外國的好了。最可憐的，是一反過去以「立身」爲重，而「惜一粟以活微命，役於萬物，死於萬物

者也」的「養身」的人，漸漸多了。這些人以外國科學發達為好，以引進外國科學為功，以交接外國大人物為榮。然而，知其一不知其二，英美各國自從知道蘇俄也有了原子彈，現在有許多神經過敏，談虎色變，惶惶難安了。科學固然給人帶來了享受，可是也帶來了災害。科學越發達，災害越鉅大。以其道還治其人，將來吃科學虧的，還是科學發達的地方。過去有人問已逝世的大科學家愛因斯坦，第三次大戰以後如何？他答第三次大戰以後如再發生戰爭，恐怕要用刀矛了。這是什麼意義？

古人要我們「讀大地無字之書」，我們並不反對科學。但是科學進步太快了，精神道德跟不上，則不能僅迷於科學。如是科學越發達，「貪」「瞋」「癡」越重，反而更招致人類的大痛苦。

我們歡迎西方的科學，更歡迎其民主制度和工商企業管理的方法。在宗教上，我們本自具足，有我們自己的宗教。就是西方的宗教來了，我們希望和平相處，不可讓無知的教徒，來毀滅原來的宗教。儒教重倫理，道教重生理，佛教重心理。現在，我們一切不如人，祇有在宗教生活上，世界各國，誰都不如我們。東方與西方各有所長，宗教原就是我們的所長。新興民族的西方人，不是傻瓜。英法美各國現在知道援助落後（科學的落後而不是精神的落後）地區了，把併吞的手段改為扶植了。正因為他們重視知識。也發現了佛學。佛學在信解行證上，都有其殊勝的表現。在「俗諦」的相對事物上，能給人們以豐富的知識，在「真諦」的絕對真理上，也能滿足人們的本能所向。不怕沒有理智，如果有了理智，則深入佛經，不會再退轉的。佛經中對於「擴大天體」，指示有最高的天文知識。佛經中對於「拉長時間」，指示有史前的情況。佛陀在沒有解剖學以前，已先將十個月中母胎一切情形告訴當時的人了。不要以西方的科學發達而為外國宗教來煊染。佛教才喜歡科學發達，科學越發達，越能證明佛教的偉大，也越能使佛教抬頭。科學發達了，對一切宗教並不不利，但對佛教却

## 為特刊「怎樣防止犯罪問題專號」徵稿啓

敝刊因鑒於近來社會風氣淪漓，世道人心不古，舉凡殺、盜、姦、妄等犯罪案件，層出不窮，已成爲一最嚴重性之社會問題，敝刊本佛陀慈悲救世，化導人心之旨，似應急謀防止之方法，本擬邀集有關各界人士座談討論，但碍於時間及諸種不便，乃決定改向各界徵稿，特出專號，以文字共作討論，請各發表高見，並希提出具體防止辦法，以期轉移風氣，改善人心。應徵者不限於佛教徒，凡有關司法、行政、社會教育等各界人士，依據各人立場，經驗，無不歡迎賜稿，來稿內容，可以綜合研究，或分題討論，如「殺」可分自殺、他殺（包含情殺仇殺等）「盜」分搶劫、貪污等，「姦」分自姦、姦姦、妨礙風化等，「妄」分事、財之欺詐等，來稿字數以不超過二千字爲限，但提出具體辦法之佳作不在此限。截稿日期至九月二十日止，在十月八日出版之本刊第四十七期發表，來稿一經採用，當致薄酬（但不願受酬者請在稿末註明「却酬」兩字）。來稿請寄：臺中市和平街卅九號本刊編輯部（將另聘專家特組編輯委員會審閱來稿）。

菩提樹雜誌社主編朱 斐啓

是越發越好。不過，佛教並不以發達科學爲然，所以在這一方面不願多所引用。如果認爲科學發達是佛教所短是不利於佛教，那就太錯了。

反對佛教的，喜歡引用「末法時代」四個字，說佛教快完了，這未免太天真太幼稚了。不要說末法時代還有九千多年，在另一位彌勒佛沒有出世前，還有一位地藏菩薩受釋迦佛之囑付，北百千萬億身，負有雙重任務，一是拔救地獄的衆生，一是感化爲惡的人，使轉惡爲善，不要落在三苦道裏。中國自古以祭拜祖先爲重，佛教的地藏法門，適與中國聖賢所主張契合。反對拜祖者，不特同時違犯了儒佛二教，也等於否認自己父母的「來世」。一個宗教祇有自己的「來世」，而否認過去父母的「來世」，豈非滑稽？若祇叫人升天國，拋棄下的地獄誰來問？你升「天國」了，那沒有「得救」的前世父母，如果陷在地獄，你怎麼辦？佛教徒把一切功德，都迴向到衆生身上，豈特是自己的眷屬，就是不能進「天國」的也在迴向之內。升「天國」的人們！你們落在地獄的父母，我們認爲和我們自己的父母沒有分別，由我們佛弟子來迴向，你放心獨自去好了！

錫蘭是個佛教徒多的地方，西方人硬要拿西方宗教強向錫蘭輸進，結果，引起了錫蘭的反感。錫蘭本來是中立的，逼的投到蘇俄懷中去了。西藏是個純粹佛教區域，朱毛共匪硬要壓制，結果，引起了悲劇的抵抗，表現了佛教徒的無畏精神。今天在自由中國的各宗教，爲了對抗唯物論的共產黨，應該同舟共濟，齊頭並進。佛教徒並不與人爭一時一地之長短得失，不願與人競爭。如果要和佛教競爭，我們希望信仰西方宗教的朋友，在 Fair Play 的公平比賽下，不要用侵害的手段。一切的鬭爭技術，並不源於英美，這是共產黨和極權主義下的卑劣手段，何必應用到希望有人來「興滅繼絕」的佛教身上來？

世事無常，每個人都應與「莫待現在，當畏未來」！

寫完了，想起楞嚴經中的「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這一篇文字，豈不是由煩惱中找來的煩惱嗎？